

來自雪域的《哈姆雷特》

雙城記 何冀平

從北京回香港，為了看藏語話劇，生平第一次還是在香港。香港國際話劇節，由濮存昕執導、西藏自治區話劇團演出的藏語版《哈姆雷特》在西九自由空間演出。我沒有去過西藏，但對獨特的藏文化傾慕已久，用藏語演話劇還是莎翁戲，很好奇。

簡易的舞台，沒有天幕、沒有背景，舞台上超越時空的框架設計，地面似乎是泥土，幕邊放着幾條粗大的纜繩，唯一的一張「寶座」像是理髮店的工作椅，演員服裝飾物意向化，一切簡樸，和眼下時興的炫技的燈光布景大天幕完全不同，這樣的舞台，將會用什麼吸引觀眾兩個半小時？

莎劇多是宮廷戲，看過一些中文版莎翁戲，對於現在的演員，最難把握的是貴族氣質。貴族氣來自內心，學和演是做不來的，模仿都是弄巧成拙。三代才稱得起貴族，就從我們這一代算起，再下幾代，也再不會有貴族，世界廢除世襲特權，不推崇貴族。貴族二字，用來形容卓越的品味、優雅的舉止、精神的富足，曾經的歷史身份，成為對修養品質的讚美。

演出開始了，挺拔健碩的「哈姆雷特」和他的同台演員，一張口，一種特殊的磁場，淳厚的男

聲，古老的音質，濃烈的肢體語言，來自海拔5,000米高原雪域的肅穆和氣場，像誦經又像吟唱，宛如「活化石」般古老而富有韻律的藏語，一下把我帶入上千年前的丹麥皇廷。

導演濮存昕，曾在不同版本中飾演過《哈姆雷特》的不同角色，對莎士比亞文本的理解，在他已沉澱為一種近乎本能的熟悉，他幾乎可以脫稿指導，讓人物關係、戲劇情節自然流淌於舞台之上。而他對這部經典劇目的執導，是被藏語的音樂性和詩性打動，指導一批年輕的藏族演員，他經歷了什麼，只有他知道。貫穿全劇的王權與命運的冷眼旁觀，讓戲劇多了一層尖銳而深刻的現實意義，導演的功力和意念，都已在演出中呈現，生死抉擇、抗爭不息、正邪交鋒，湧動着極具衝擊力的生命質感，穿透經典文本與當代觀眾距離的動力，讓人彷彿同時置身神秘高原與北歐冰雪之中。沒有程式化的表演痕跡，演繹化為靈性，雖然不懂藏語，但那迷人的質感，像誦經又像吟唱神聖般的真誠，已經超越地域國界，濃烈的哲思、起伏的情緒、深沉的悲憫，感染着全場中外觀眾，贏來熱烈掌聲。

《哈姆雷特》自古是一個謎，濮存昕引導一批純粹質樸的雪域精神貴族，破解着這個謎題。

此山中 鄧達智

久無音訊的攝影師老朋友，忽將筆者十多年前舊時天橋上的作品，在微信發文。不單止不介意，着實感謝對方將早已放下得七七八八的前半生事物重現眼前，似水年華感觸良多。

分享予另一好友微信信箱，瞬間回應以詩詞一束，好不感動。

可從未發現從商的對方，落筆文采令人好不欣賞。

千絲萬縷繡韶華
衣裳未改舊時花
歲月不敗衣錦繡
韶華難抗歲月蹉

在黃雨下個不停的晚上，如此懷舊影像，如此詩詞情操作伴，燒水弄茶在自己樓頭，雨聲淅瀝輕嘆時光荏苒；回望韶華漸散，雖執筆繪畫設計圖依舊帶勁，惜時移世易，過去緊貼自己人生的功課已不合潮流，世途不同玩法。

幸運是我，上世紀八十年代踏出校門，上天旨意。本來全無計劃，求學歐美諸國近十年後回流香港，這個結局絕對未被放到原定的議程中，卻因回家探望老祖母，偶然留下。離開太久，久住他鄉變吾鄉，反而感覺真正的家鄉跟自己格格不入。家族無人從事當年仍算冷門的我的職業，至愛姐弟也在海外上課沒特別回流的安排，沒幾個海外朋友到此上班，感恩初中書友常陪伴，更提供尋覓工作途徑：待周末，購買《南華早報》啊！招聘廣告特刊The Classify特別厚，那些年香港不

千絲萬縷繡韶華

同品種工作的招聘多若繁星，而剛剛告別的英國倫敦，尤其設計方面工種簡直鳳毛麟角。兩地對比，情似天與地。

時勢加運氣，瞬間尋得優質工作，搭上香港極速起飛的列車。上世紀九十年代，是時裝歷史上比999足金更黃金的國際時裝世代。香港當年上位於製造業，尤其時裝製作，好一列衝得更高、更快的列車。

看着香港成為亞太區最重要的設計與製造中心，就差一躡躡身國際，卻被過高的租金與薪金壓得求生乏力，沒多久，廠商及創作人員無奈選擇人力與生產空間更具可觀動力的深圳河北岸，自己的製作單位雖袖珍，也逃脫不了「北上求續命」的現實。未幾，香港失落本來引以為傲的工業，一個失落生產力與活力的社會，漸次枯萎。

2000年北上，創作與製作的空間在往後15年間，遼闊且具生命力，裨益在下創意工作的人生走得更高、更強、更健美。附圖作品便是香港內地兩邊來回跑過15年光景，最後的一批作品其中頗被媒體報道、被不同企業用作大型發展的其中一項重要推廣代言物。

回望雖感慨萬千，卻非負面，而是方方面面皆正面，且屬美好的思念。

●攝影師老朋友發來筆者十多年前，在天橋上展示的舊作品，百般滋味在心頭。作者供圖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

水過留痕 少爺兵

去年聖誕節假期，想趁着親仔仔回港一齊去廣州祭祖和拜祭先人，隔天堂任女帶筆者與家人搭飛機往河南洛陽，心想沒有去過河南遊玩，此行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堂任女還網約了車直奔洛陽的偃師（如果筆者沒有記錯地方名）看大戲（豫劇），雖然當天下着細雪，觀眾卻仍在風雪中裹衣撐傘堅守着，沒有作鳥獸散，筆者當時想起中國一句熱門話：「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劇團如在香港看的粵劇一樣，鑼鼓響起，演員在舞台上演出，不演完整套劇目不台台。由於我們不懂該語言故聽不懂，卻被台上演員漂亮的五顏六色的戲服和武打場面吸引，故一如其他觀眾一樣冒雪看完全劇。

堂任女還說豫劇吸引了一班年輕人入場，以及很多戲曲也有復甦的情況，可是觀眾緣對她們來說也是玄學的一種，戲曲演員被追捧，只願粉絲們不要「移情別戀」這麼快。筆者和很多人都看到，中國內地亦知道戲曲偶像的吸引力，近年內地亦不遺餘力發展和推廣。在筆者心裏中國內地的戲曲乃「老祖宗們留下的瑰寶」，代代人都會傳承下去，最佩服是那些投身於戲曲並將其發揚光大的年輕一輩，所以有戲曲演員曾說：「戲曲不會『老死』，因為代代都有接班人，而且他（她）們都是年輕人！」

說回戲曲，香港有知名的粵劇演員指武打場面確是吸引觀眾入場看戲的重要原因之一，香港戲曲也有被追捧的偶像，可惜被追捧時間不能直到永遠，事關偶像也會老去致有心無力。例如要看「才子佳人」戲碼，就有之前「戲迷情人」任劍輝和白雪仙的組合，「武狀元」就有已故的陳錦棠、林家聲等，可是文武俱備也講期限，現今的戲曲人大多花時間去學一兩種才藝已了不起，文武兼備人才不多，就算有文武雙全的粵劇演員也多以花旦為主，或許如某位戲曲名伶所言，女人比男人學戲容易。是嗎？筆者不知道。不過目下中國內地的戲曲，能成為粉絲們追捧的名伶，確是以女性居多。

五千年正青春

終生遊學 項明生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令我沉迷不已。

我最近在一間私人博物館親手觸摸到第一個中華文明的玉琮，才知道這個陌生而遙遠的良渚文化是最近、在2019年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正式成為中國第一個進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新石器時代史前文明，也正式將中國的國家社會歷史向前推前了一千多年。因為自古西方考古界對於文明國家的定義，是要有金屬、文字，以及城池這三大條件，以這個傳統定義，中國最早的信史只能由商朝（前17世紀—前11世紀）才開始計算，因為商朝才出現甲骨文，國際學界對中國所謂「上下五千年」的說法一向抱持懷疑，因為商代最多也只有三千六百年左右。

良渚文化登錄世遺，雖然沒有文字和金屬，但是出土了雄偉的城池與跨時代的水利工程，正如世界著名考古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評價：「良渚遺址將中國的國家社會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千多年，它所展現的複雜社會組織，已經完全符合『國家（State）』的定義。」良渚成為第一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的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而中國文明史的時間正式被證明為真正的上下五千年。

我自幼就喜歡歷史和考古。童年時在

成都老家，住的舊屋重建時挖地基，我每天都爬進坑裏，徒手挖掘地底的泥巴，找到很多瓷器碎片。但是我外婆不准我拿回家，她說那是死人的東西。我不甘心，拿去問同院的四川大學教授，才知道都是清朝的大煙煤陪葬品。

一晃眼我已經年過半百，現在我需要的不是去泥巴坑裏考古了，因為我自己已經變成一個老人。我需要的是找一個回春的退休地方，尋尋覓覓，找到中國最年輕的一線大城市。她今年才剛滿40歲，常住人口平均年齡僅約32.5歲，因為年輕，所以規劃得十分現代化。這裏有全中國最多的公園，超過1,000個，很適合老人家朝朝做晨運。我住的這個小區也有3個公園，都有完善的健身設備，每天我可以做負重運動，完全免費。還有20公里的海濱棧道，方便我做帶氧運動，景色可媲美維港兩岸的黃埔海濱及中山公園。住在風華正茂的深圳天天運動，我感覺自己忽然熱血了10年，一下子青春了20年。



大灣區的海景真美。作者供圖

《莫離》

細說星光 董仁

近期世界盃熱潮席捲全球，電視台同各大串流平台基本上給足球壟斷，不少觀眾更抵夜，夜間收看習慣都跟住改變，可能會飯後眠一眠。不過，如果想在密麻麻的賽事編排下，在觀看直播及重溫的賽事夾縫中，尋找一套節奏較慢、適合嘆住食飯，無須太用神聚焦的劇集，《莫離》相對是近期內地劇中一個不俗的選擇。

《莫離》開播以來爭議從未間斷。原著《盛世嫡妃》最殺食的「特種兵穿越」設定，去到劇版遭到連根拔起，葉璃（白鹿飾）變成土生土長的古代孤女。對於一班想看現代思維在古代「降維打擊」的書迷，這次改編無疑是預期一個大突破，但事與願違，反應不似理想。

提到演員表現，白鹿無可否認是當今有流量的頂流演員，但這次演這劇似乎有點力不從心。特別是原聲台詞咬字不清、中氣不足，觀眾好時多要靠字幕才佔到她的對話。演技方面，情緒表達偏單一，無論是癡還是喊都離不開「瞪眼蹙眉」這幾招，欠缺大女主應有的內斂層次。

反而丞磊飾演的定王墨修堯成為全劇的遮羞布。他將一個身負血海深仇、扮豬食老虎的殘疾王爺演得頗有火候，輪椅上面扮懶，眼底卻藏着刀，那種陰沉銳利幫角色追回不少分數。可惜獨木難支，頭三集節奏拖泥帶水，鋪墊鋪到觀眾厭煩，加上權謀橋段有些老土，整體

看落去還是稍嫌沉悶。

《莫離》也並非一無是處，但改編上的妥協、女主角的短板同節奏失衡，都令這劇難以達到預期的高度。不過，在世界盃檔期，如果不想看球又想有些娛樂，《莫離》作為一套中規中矩的古裝遺劇，仍有觀看價值。非粉絲觀眾不妨抱持「睇吓先」的心態。

同期打對台的《翹楚》（陳都靈、周翊然主演）同樣是「先婚後愛」劇本，但走重生爽文路線，節奏輕快，主打暗戀救贖；較《莫離》剛走穿越的先天不足有優勢，兼且《翹楚》描寫朝堂權謀同雙強復仇，風格沉實，打鬥場面和智謀對策編排得更有深度，估計更適合喜歡嚴肅古裝的觀眾。

世界盃的煙霧始終會散，但內娛暑期檔的大戰才剛剛開始。告別草地喧囂後，不妨留守熒幕前。《莫離》之後，古偶續作《長風渡2》、懸疑力作《唐朝詭事錄之西行》等多部重頭劇已經磨刀霍霍準備接檔。這個盛夏，除了球場熱血，還有一大波古裝權謀同雙強復仇等你解鎖，不妨先準備好份片單，靜候好戲上演。



《莫離》劇照 作者供圖

百家廊 胡笑蘭

板香漫過客家鄉

喜歡一個人從眼睛開始，那麼欣賞客家文化，請從圍屋和美食開始。這個歲月，我在嶺之南大埔縣寮寮鎮雙坑村駐足，拜訪詒燕堂。這座邱氏祠堂自清朝康熙年間創立，歷經三百餘年，開基祖永興公，以忠厚品質和睦鄰里。祠堂，當是家族精神的堡壘。

詒燕堂坐南向北，背靠軍營嶺的鳳尾山。選址背後蘊含着深厚的風水學智慧，那便是一隻鳳凰展翅翔飛。門樓上方書寫「邱氏宗祠」4個大字，大門二扇繪有秦瓊、尉遲恭把守的門神，中廳兩房斗拱有金漆木雕，棟樑、桁樑、屏屏繪有雙龍吐珠、麒麟鳳凰、飛鳥走獸圖案。布局合理，堂皇美觀。飛翹的簷，魚鱗樣的瓦，都有柔美線條和坡度。厚實的石頭牆，開排排小窗，能夠清楚看出樓層。大大小小、方圓不一的石頭鑲嵌其中，石頭彷彿薜蘿蔓草交纏，縫隙裏隱藏着無盡的溫絮。這是令我着迷的古典氣息，東方的審美還在延續。

曬場、半月池、圍門、下兩堂、天井、過廊及通頂屏風。房間重重，庭院深深。走進去，凝神靜氣之間，你便有某種心靈的接續。推開一扇門便是一個家，窗、台、鍋、灶、酒甕、甕，細節處曾經有溫熱的生活。

天井下，廊簷下，月影半掩，輕風徐來。總有一種把酒弄清風，不知天上宮闈的出世之感。月光下自己清朗的影子，倘伴以美食若何，月宮哪裏比得上這人間。月兒移動，轉過了朱紅色的樓閣，低低地掛在雕花的窗戶

上。屋內擺開餐桌。菜穿過堂，走過廊，來到我們面前。我今天只關心板。筍板。板皮以薯粉為原料，用開水拌和揉搓，配以適量煮熟的芋或甘薯，製成圓板塊；內餡伴以半肥瘦豬肉及竹筍，冬筍為好，分別切碎，再配上蝦米、魷魚絲、香菇、胡椒粉、鹽；板皮裹住肉餡，捏穩封口成半月形，放進開水鍋中，隔水蒸熟，便可加上佐料食用。筍板，不僅僅指餡有筍。你看，長形板體，百褶收邊，這，分明是一隻隻碧玉筍。咬一口，開了小窗，柔嫩滑，清香杳杳。養了眼，養了口腹。

算盤子。芋頭蒸熟，趁熱壓成泥，加入木薯粉，搓成小圓球，用拇指和食指壓成「算盤子」形狀，置開水鍋中，煮熟後撈起備用；熱油加入配料炒香，加入算盤子，調味炒勻即可。乍一看，似曾相識。細問，菜名算盤子。不覺靈犀一動，可真是一盤算盤珠子。晶瑩如此，我吃到的不僅僅是美味，叩齒之間，也咬着了那一灣珠算文氣。近乎透明的珠子，我揀一粒扔嘴裏，頓覺清香鮮美。口感彈牙，有韌性，有筋道。我又揀一粒，一粒，又一粒，停不下來了。

珍珠板。老鼠板肉末，麵糰長不過兩寸，觀其兩端圓鈍，我猜是米漿由特製工具從孔洞手工漏下。果然沒錯。粘米，浸於冷水幾小時，撈起滴乾磨成粉，用開水拌和，反覆揉搓成團。以特製「千孔擦」擦，兩寸左右的板條如瀑布落於鍋中，待熟撈起，

置冷水中浸泡，再撈起晾乾即可備用。食用時，煮或炒均可，配上肉碎、蔥花、胡椒粉等佐料，其味甘滑細嫩。因形似老鼠，稱之為「老鼠板」。更名珍珠板，是為雅化。鮮美，勁道，一吃停不下來。

板，一個古語。《玉篇》記曰：板，米餅。現代漢語裏唯客家保留了下來。我在深圳生活經年，食過很多種板，有顏色的，赤橙黃綠褐。有形狀的，方圓長短不一，花式繁多。我對家鄉江南的米粉粿情有獨鍾，同樣是大米精製，有所不同。米粿是熟粉包餡，柔軟鮮香，不似板的透明。我初食板時，大感新奇。我初寫板時，也鮮少人知。愈加上心。為什麼叫板，我得出一個結論。舉凡用米漿做的小吃，都叫板。板，在於一個漿。米漿過濾，去水分，稠而滑，吃起來口感潤滑，有嚼勁。

色彩不一，樣式不一，寓意不一。清明綠艾板法濕健體。端午包芒稈板代替糉子。重陽做紅白糕，紅糕，來自火龍果汁液，菠蘿蜜樹的葉子裹着糕，都是自然的顏色。柚子葉、香茅草、黃皮葉，取之不絕，但隨心，要的是自然的色澤與味道，祈求的是美好的寓意。紅喜事，紅糕；白喜事，白糕；味香糕可蘸醬食，可油炸、炒製食，着了日子的小適意。

在嶺南，我與古老的建築美食神交日久。領略愛戀，那些道不盡的美，說不清的情懷，如一灣清泉汨汨，入眼入味蓄入心。

King Sir較少為人知的事情(之一)

演藝蝶影 小蝶

King Sir（鍾景輝）逝世，傳媒大量報道他的生平事跡、工作和對劇壇及電視圈的貢獻。當中很多資料都是在網上可以找到，或者是觀眾耳熟能詳的故事。讓我報道他的一些較少人知道的事跡和軼事，使大家從較多角度認識這位「戲劇大師」。

King Sir正值「盧溝橋事變」那年在泰國出生。他在襁褓時與父母返港，曾因逃避戰火而跑到安徽省。由於鍾母是上海人，King Sir十歲前在上海生活。只有幾歲的他經常獨自到當地的蘭心大劇院看話劇，帶位員都認識這名小觀眾。

大家都知道King Sir在培正念小學和中學，並且兩次獲得校際戲劇比賽最佳男主角獎項，卻未必知道給他獎項的兩位評判不是別人，而是他從耶魯大學學成歸來後邀請他加入香港業餘話劇社，提供一個讓他一展所學的戲劇平台的兩位劇壇名宿雷浩然和譚國始。King Sir在日

後能夠得到無數機會磨練和發揮其戲劇才能，以及與更多劇壇前輩合作和學習，很大程度上是「業餘」十多年來提供的機會，讓他奠定「戲劇大師」的地位。

King Sir讀中學時，不但成績不俗，更是田徑比賽獎賞會的常客，曾在同一屆的比賽獲得4項冠軍，相信很多讀者都見過他在田徑場上露出健碩身形的照片。King Sir不但允文允武，更是舞林高手，很多女前輩都說King Sir跳牛仔舞最有勁，很懷念與他共舞的時光。我亦不時聽到演藝前輩提及年輕時的King Sir條件甚佳，獲得很多女演員的青睞。可惜都因囊中無錢，令情花無法萌芽。

King Sir青年時外形俊朗，又懂演戲，曾經獲電影導演秦劍邀請演出粵語片。不過，他決定專心取得學位後才考慮拍電影，所以沒有在電影圈發展。他在無綫開台前已獲黃錫照越洋邀請加盟，所以他是無綫的開台功臣之一。無綫的首個戲劇節目、處境喜劇《太平山下》便

是他的作品。

大家都稱蔡和平為《歡樂今宵》之父，原來無綫開台首年，除了蔡和平每周播三晚《歡樂今宵》外，還有一人負責兩晚的編導工作，那人正是King Sir。不過King Sir喜歡的是戲劇，而非綜藝節目，所以一年後他便全職投身戲劇組工作。

傳媒常常提到周潤發和伍衛國都是King Sir從藝員訓練班面試人員的垃圾桶中拾回來，意思是他們本來已被淘汰，幸得King Sir再給他們機會。其實還有一些著名的演藝人士都是由King Sir提攜的，例如本是在浸會書院體育系任教的何守信，因為在學校的聯歡會中表現伶牙俐齒，便被King Sir介紹在無綫的捧角節目任主持，從而開展他日後輝煌的司儀和主持生涯。又如演技爐火純青的李司棋，本來是《歡樂今宵》的助導，但她心儀幕前工作，便請King Sir讓她在戲劇組演戲，逐步邁向「當家花旦」名銜。